

史

記

幾

證

玖

列傳

韩兆琦
编著

江西出版集团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玖

列
傳

袁盎者，楚人也¹，字丝。父故为群盗，徙处安陵²。高后时，盎尝为吕禄舍人³。及孝文帝即位，盎兄吮任盎为中郎⁴。

绌侯为丞相，朝罢趋出，意得甚⁵。上礼之恭，常自送之⁶。袁盎进曰：“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绌侯所谓‘功臣’，非‘社稷臣’。‘社稷臣’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⁷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擅相王⁸，刘氏不绝如带⁹。是时绌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¹⁰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畔诸吕¹¹，太尉主兵，适会其成功¹²。所谓‘功臣’，非‘社稷臣’¹³。丞相如有骄主色¹⁴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¹⁵，窃为陛下不取也¹⁶。”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¹⁷。已而绌侯望袁盎曰¹⁸：“吾与而兄善，今儿廷毁我¹⁹！”盎遂不谢²⁰。

及绌侯免相之国²¹，国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清室²²，宗室诸公莫敢为言，唯袁盎明绌侯无罪。绌侯得释，盎颇有力²³。绌侯乃大与盎结交。

淮南厉王朝，杀辟阳侯，居处骄甚²⁴。袁盎谏曰：“诸侯大骄必生患，可适削地²⁵。”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横²⁶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²⁷，治，连淮南王，淮南王征²⁸。上因迁之蜀，槛车传送²⁹。袁盎时为中郎将³⁰，乃谏曰：“陛

下素骄淮南王，弗稍禁；以至此，今又暴摧折之³¹。淮南王为人刚，如有遇雾露行道死，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³²，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！”上弗听，遂行之³³。

淮南王至雍，病死³⁴，闻，上辍食³⁵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顿首请罪³⁶。上曰：“以不用公言至此。”盎曰：“上自宽，此往事³⁷，岂可悔哉！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，此不足以毁名³⁸。”上曰：“吾高世行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尝病三年，陛下不交睫³⁹，不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。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⁴⁰，过曾参孝远矣。夫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⁴¹，虽贲、育之勇不及陛下⁴²。陛下至代邸，西向让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⁴³。夫许由一让，而陛下五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⁴⁴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⁴⁵，有司卫不谨，故病死⁴⁶。”于是上乃解，曰：“将奈何？”盎曰：“淮南王有三子⁴⁷，唯在陛下耳。”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⁴⁸。盎由此名重朝廷⁴⁹。

袁盎常引大体忼慨⁵⁰。宦者赵同以数幸，常害袁盎⁵¹，袁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骑，（持节夹乘⁵²，）说盎曰：“君与斗，廷辱之，使其毁不用⁵³。”孝文帝出，赵同参乘⁵⁴。袁盎伏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⁵⁵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汉虽乏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⁵⁶！”于是上笑，下赵同⁵⁷。赵同泣下车。

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驰下峻阪⁵⁸。袁盎骑，并车揽辔⁵⁹。上曰：“将军怯邪⁶⁰？”盎曰：“臣闻：‘千金之子坐不垂堂⁶¹，百金之子不骑衡⁶²，圣主不乘危而徼幸⁶³’。今陛下骋

六骖⁶⁴，驰下峻山，如有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奈高庙、太后何⁶⁵！”上乃止。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从⁶⁶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⁶⁷。及坐，郎署长布席⁶⁸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⁶⁹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⁷⁰。盎因前说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⁷¹！适所以失尊卑矣⁷²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厚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⁷³。陛下独不见‘人彘’乎⁷⁴？”于是上乃说，召语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

然袁盎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⁷⁵。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为死。迁为齐相⁷⁶。徙为吴相⁷⁷，辞行，种谓盎曰：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奸⁷⁸。今苟欲劾治，彼不上书告君⁷⁹，即利剑刺君矣。南方卑湿，君能日饮，毋何，时说王（曰）毋反而已⁸⁰。如此幸得脱⁸¹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厚遇盎⁸²。

盎告归，道逢丞相申屠嘉⁸³，下车拜谒，丞相从车上谢袁盎。袁盎还，愧其吏，乃之丞相舍上谒⁸⁴，求见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见之。盎因跪曰：“愿请问⁸⁵。”丞相曰：“使君所言公事，之曹与长史掾议，吾且奏之⁸⁶；即私邪，吾不受私语⁸⁷。”袁盎即跪说曰⁸⁸：“君为丞相，自度孰与陈平、绛侯⁸⁹？”丞相曰：“吾不如。”袁盎曰：“善，君即自谓不如⁹⁰。夫陈平、绛侯辅翼高帝，定天下，为将相⁹¹，而诛诸吕，存刘氏⁹²；君乃为材官蹶张，迁为队率，积功至淮阳守⁹³，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。且陛下从代来，每朝，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⁹⁴。言不可用，置之⁹⁵；言可受，采之，未尝

不称善。何也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⁹⁶。上日闻所不闻，明所不知，日益圣智⁹⁷；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⁹⁸。夫以圣主责愚相⁹⁹，君受祸不久矣。”丞相乃再拜曰：“嘉鄙野人，乃不知¹⁰⁰，将军幸教。”引入与坐，为上客。

（以上为第一段，写袁盎在文帝时期的生平事历。）

1 袁盎(àng)——《汉书》作“爰盎”。爰：通“袁”。 楚——汉初诸侯国名，国都彭城(今江苏徐州市)。袁盎时代的楚王是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与孙子刘戊。

2 徙处安陵——被强制搬迁到安陵。安陵：为刘邦的儿子汉惠帝的陵墓所设的陵邑，级别相同于县，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。汉代帝王的惯例是自其即位开始便给自己修造坟墓，而且强制一些富户或有罪行的人向这个地区搬迁，以便形成县邑。袁盎之父被强制搬迁，即因为有劣行。

3 高后时——刘邦的妻子吕后当权的时代。吕后名雉，早在其儿子惠帝在位(前194—前188)时，吕后就操纵政权。惠帝去世后，吕后便将小傀儡推在一边，自己临朝执政，前187—前180年在位。 吕禄——吕后之侄，被封为赵王，统率北军，是吕氏一党的骨干人物，后被周勃等所杀，过程详见《吕后本纪》。 舍人——寄身于贵族门下而受其亲幸，为之承担某种职事者。

4 孝文帝即位——事在前179年。孝文帝：名恒，刘邦之子，薄太后所生。原被刘邦封为代王，周勃、陈平等诛灭吕氏后，被拥立为帝，前179—前157年在位。 盎兄佗任盎为郎——任：保任。汉代官僚有保任其子、弟为宦的制度，这是最高统治者对其官僚集团的一种特殊待遇，也是汉代官僚的一种补充来源。 中郎——皇帝的侍从人员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郎官”中的一种，秩六百石。其他还有侍郎、郎中等名称，都属郎中令。按：《汉书》本传

写此作“郎中”。梁玉绳曰：“盎为兄所保，始得为官，未必即能至六百石之秩，当是‘郎中’也。”郎中是“郎官”之最低者，秩三百石。王叔岷曰：“《通鉴》从《汉传》作‘郎中’。”

5 绛侯为丞相——事在文帝元年（前179）。绛侯：即周勃，刘邦的开国功臣，以军功封绛侯，官居太尉。后又因诛诸吕功大，故被文帝任以为右丞相，位在陈平之上。事迹详见《绛侯世家》《吕后本纪》。趋出——小步疾行地走出殿门。趋：是臣子在君父面前走路的一种礼节性姿势。意得——傲然自足。

6 自送之——按：应作“目送之”。陈仁锡曰：“《汉书》‘自’作‘目’，是也。”王先谦曰：“君无自送臣之礼，帝礼绛侯，亦不至是。”

7 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——徐孚远曰：“言尽节致命也，”中井积德曰：“‘在’‘亡’犹‘存’‘亡’，社稷臣与主共存亡，主亡不独存。”按：《汲郑列传》记庄助曰：“使黯任职居官，无以逾人；然至其辅少主，守城深坚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虽自谓贲、育亦不能夺之矣。”武帝曰：“然，古有‘社稷之臣’，至如黯，近之矣。”袁盎称周勃“非社稷臣”，盖不满其昔日之曲从吕后以封诸吕。师古引如淳曰：“人主在时，与共治在时之事；人主虽亡，其法度存，当奉行之。高祖誓‘非刘氏不王’，而勃等听王诸吕，是从生主之欲，不与亡者也。”王先谦引王文彬曰：“盎意谓勃听王诸吕，不以死争，故引‘主亡与亡’之义以相形也。”

8 用事——执政，掌权。擅相王——指吕后随其意封吕产为梁王、吕禄为赵王等。

9 刘氏不绝如带——极言刘氏政权的危险。不绝如带：亦言“不绝如缕”，极言其微细。按：当时朝政为吕后所把持，丞相陈平尽管极力讨好吕后，但吕后仍是命吕产为“相国”，将陈平的相权架空；周勃名义上为太尉，但不能管事，吕禄统率北军，周勃名下无一兵一卒。吕后先后杀掉了刘邦的儿子刘如意、刘恢、刘友。刘氏艰危如此，故曰“不绝如带”。

10 绛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——按：周勃、陈平之“罪”只在开始附和吕后封王诸吕之议，致使“吕氏权起”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至谓“主兵柄，不能治”，则非周勃之过，到那时周勃已经有职无权，事见《吕后本纪》。太尉：三公之一，主管全国武事。

11 吕后崩——事在吕后八年（前180）七月。大臣相与共畔诸吕——畔：通“叛”。王叔岷曰：“《汉传》《长短经臣行篇注》《通鉴》《容斋三笔》‘叛’皆作‘诛’。”按：当时的过程是，吕后一死，在长安的刘章立即通知其兄齐王刘襄起兵西下，诸吕派灌婴率兵东出迎敌。灌婴东出至荥阳宣布倒戈，与齐兵约盟，长安诸吕陷入混乱。于是周勃、陈平遂乘机而起，会同刘章等将吕氏诛灭。详见《吕后本纪》。

12 太尉主兵——周勃本来已经失去兵权，后来靠着酈况、纪通等人的帮助，骗得了吕禄的印信，夺取了兵权。适会其成功——周勃、陈平等人的功勋，只不过是赶巧了机会而已。

13 所谓功臣，非“社稷臣”——功臣：见机立功之臣。按：袁盎这段话尽管有“进谗言”的性质，但对周勃等人的评定不为太过。

14 丞相如有骄主色——丞相现在似乎已经在你面前表现了傲慢的意思。骄主：对君主表现骄傲。

15 陛下谦让——如果您现在还向他表示谦让。臣主失礼——为臣与为君者，皆于礼有失。

16 窃为陛下不取也——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。杨树达曰：“文帝后遣勃就国，盖由盎此语启之。”

17 后朝，上益庄——后来再上朝时，文帝就渐渐严肃起来，不再像以往那么客气、敬重周勃了。益：渐渐。丞相益畏——周勃对文帝也越来越敬畏。《汉书评林》引卢舜治曰：“绛侯居拥立之后，莫非疑地，盎无端之问，欲置臣主于隙，造间售欺，使帝不得不庄，勃不得不畏，安陵门外之祸非不幸也。”泂川引中井曰：“据两‘益’字，非一日之事。”

18 绛侯望袁盎曰——望：埋怨，责备。

19 吾与而兄善——我和你的哥哥（指袁垕）关系不错。而：你，你的。今儿廷毁我——你小子居然当众说我的坏话。王先谦曰：“时盎年少，故绛侯儿呼之。”廷毁：在朝廷上当众说我的坏话。按：《汉书》于此作“今儿乃毁我”。

20 盎遂不谢——遂：一直，到底。不谢：不表示歉意。

21 绛侯免相之国——指被罢官，勒令回其封地绛县（在今山西省绛县西北，侯马市城东），事在文帝三年（前177）。《绛侯世家》云：“上曰：‘前日吾诏列侯就国，或未能行，丞相吾所重，其率先之。’乃免相就国。”

22 国人——周勃的封地即绛县的人。上书告以为反——《绛侯世家》云：“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，绛侯勃自畏恐诛，常被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之。其后，人有上书告勃欲反。”征系清室——调进京城，关进了监狱。据《汉书·文帝纪》，事在文帝四年（前176）九月。清室：《汉书》作“请室”。《集解》引应劭曰：“请室，请罪之室。”师古曰：“请室，狱也。”

23 绛侯得释，盎颇有力——据《绛侯世家》，周勃之子胜，尚文帝女，此次周勃得释，乃文帝女与文帝母窦太后所援救，未提袁盎为之说话事。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曰：“汉文欲任贾谊公卿，绛侯之属皆害之；其后人告绛侯反，系狱，谊言待大臣无礼以感悟文帝；及视袁盎为文帝言绛侯为功臣非社稷臣，且言臣主失礼，其后系清室诸公莫敢为言，唯盎明绛侯无罪。谊固不怀前怨，盎亦不遂前非，皆勃之幸也。”《汉书评林》引李德裕曰：“绛侯系请室，盎虽明其无罪，所谓陷之死地而后生之，徒有救焚之力，且非曲突之义。扬子称盎‘忠不足而谈有余’，斯言当矣。”

24 淮南厉王——刘长，刘邦之子，文帝之弟。高祖十年刘邦讨灭了淮南王黥布，十一年立刘长为淮南王，国都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。“厉”字是刘长死后的谥号。《谥法解》：“杀戮无辜曰厉。”

朝——进京朝见皇帝。 杀辟阳侯——辟阳侯即审食其(yìjī)，吕后的宠幸。当年刘长之母赵美人因牵连到谋刺刘邦的案件中，她们想通过审食其向吕后求情，审食其不为之尽力。当时正在怀孕的赵美人生下刘长后，遂愤怒自杀，因此刘长恨审食其。文帝三年，刘长进京朝见文帝时，将审食其杀死。详见《淮南衡山列传》。居处骄甚——行为举止都很骄纵。居处：起居，一举一动。

25 诸侯大骄必生患——按：“大”字应读如“太”，《汉书》作“太”。 可適削地——应予以谴责并削减其封地。適：师古曰：“读曰‘谪’。”意即责罚。杨树达曰：“据此盎主適削诸侯，与晁错所见正同，而盎后竟以此倾错，史家叙此，盖有微旨。”

26 益横——越来越骄横。

27 棘蒲侯柴武——刘邦的开国功臣，《高祖功臣年表》作“陈武”。柴(陈)武的太子名奇，与淮南王串通谋反事，在文帝六年(前174)，见《淮南衡山列传》。按：西汉初期各有土封君的嗣子都称作“太子”，后来始用以专称皇太子。 事觉——事情被发觉。

28 治——审判，查究。 淮南王征——刘长被调到京城。

29 迁之蜀——发配到蜀地，实指今四川省之西南部。 槛车传送——槛车：囚车，因其车厢四面皆有木板封闭，故云。槛：栏，栏板。传送：由沿途的地方官分段接替地向蜀地押送。“传”字读“转”，谓辗转相送。

30 中郎将——皇帝的侍从武官，秩比二千石，统领诸郎，上属郎中令。

31 弗稍禁——平时一点约束也没有。 暴摧折之——突然的严厉打击他。暴：突然。

32 遇雾露——代指各种偶然原因。 行道死——死在行道中。 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——那您就会被认为占有如此辽阔的国土竟容不下自己的一个弟弟。

33 遂行之——遂发配淮南王使之上路了。

34 淮南王至雍，病死——事在文帝六年（前 174）。雍：汉县名，县治在今陕西凤翔县南。病死：据《淮南衡山列传》，乃刘长发愤，绝食而死。

35 闻——消息上报。 辍（chuò）食——中断吃饭。辍：止，中断。

36 顿首请罪——师古曰：“自责以不强谏也。”吴见思曰：“何与袁盎事？正自明其言之中也。”

37 上自宽——梁玉绳曰：“‘上’当作‘陛下’。” 此往事——事情已经过去了。

38 高世之行——高出于一切世人的行为。 不足以毁名——不会有伤于您的名望。不足：不会，不能。

39 陛下居代——指文帝当年为代王时。刘恒于高祖十一年（前 196）被封为代王，至前 179 年被拥立为皇帝，为代王共十七年。代国的都城中都，在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。 不交睫——犹言“不眨眼”，指不睡觉。

40 曾参以布衣犹难之——曾参作为一个平民他都做不到。曾参：孔子的弟子，以孝著称，事迹见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。布衣：指平民。 亲以王者修之——以一个王者的身份亲自做到了。修：行，做。

41 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——其先是诸吕掌权，其后是大臣（周勃、陈平等）专政，二句皆言当时形势之凶险复杂不可测度。乘六乘传（shèngzhuàn）——乘坐并带着总共六辆传车。古称一车四马曰“乘”。董份曰：“盖文帝料汉事已定，止用六乘急赴，不多备耳。”也有说“六乘传”是指六匹马拉的传车，以表示其乘车者的身分之高。因为还见有司相如所乘之“二乘传”与昌邑王所乘之“七乘传”。还有说“六乘传”指六次换乘（chéng）传车，以取其快速。此说疑非。传车是驿站上供过往官员乘坐的车辆。 驰不测之渊——指火速地进入了长安城。《集解》引臣瓚曰：“大臣共诛诸

吕，祸福尚未可知，故曰‘不测’也。”

42 贲、育——孟贲、夏育，都是古代有名的勇士。《索隐》引《尸子》云：“孟贲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兕虎。”《战国策》有所谓“夏育叱呼骇三军”。

43 代邸——代王在京的府邸。 西向让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——按：《文帝纪》作“西向让者三，南向让者再。”胡三省《通鉴注》曰：“盖代王入代邸，而汉廷群臣继至，王以宾主礼接之，故‘西向’。群臣劝进，王凡三让；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，王又让者再，则南向非王之得已也。”

44 许由——传说中的隐士，据说尧以天下让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见《庄子·让王》。 过许由四矣——《汉书·许由传》引刘子翊曰：“方汉大臣诛吕迎文帝，文帝与宋昌决策而来，岂有许由之志哉？再三之让，姑欲谦谦尽力耳，盍乃谓过许由之让，谄谀甚矣，岂不张帝之骄心哉？”

45 欲以苦其志——磨炼其意志，此用孟轲语。《孟子》云：“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云云。

46 有司卫不谨——有关人员保护得不周到。泂川曰：“《汉书》‘卫’上有‘宿’字。”王叔岷曰：“《汉纪》‘卫’字上亦有‘宿’字。”

47 淮南王有三子——据《淮南王传》，刘长有四子，长名安，次名勃，次名赐，次名良。

48 立其三子皆为王——据《淮南衡山列传》，孝文八年（前172），封刘长四子皆为侯。至文帝十六年（前164），时刘良已死，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、刘勃为衡山王、刘赐为庐江王。

49 盍由此名重朝廷——杨慎曰：“谓有高行，不足毁名，正是盍人主心术，比于俳优解愠。”史珥曰：“袁盍谏迁淮南王，持论甚正；及帝之悔，劝封三子，亦得。第‘高世之行’三事则引喻失伦，可耻可恨，升庵所以谓‘俳优解愠’也。”按：据上述数事，袁盍已几乎可入“佞幸传”，而汲黯却“慕其为人”，诚不解其故。又，袁盍为中

郎将时，有帮助张释之之升迁事，见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。

50 大体——大局，原则问题，多指礼法制度而言。 忼慨——同“慷慨”，愤激多气。

51 赵同——即赵谈，史公为避其父讳而改称“同”。其人又见于《佞幸列传》、《季布栾布列传》。 以数幸——数：数术，指星历之类。《佞幸传》曰：“赵同以星气幸，常为文帝参乘。” 常害袁盎——害：嫉恨，以其存在为己之患。

52 常侍骑——官名，皇帝的骑从侍卫。《索隐》引《汉旧仪》云：“持节夹乘舆车骑从者云常侍骑。”盖即通常所谓“武骑常侍”。（持节夹乘）——按：此四字割裂上下文，乃补叙“常侍骑”之职务，疑旁注之混入正文者，《汉书》无此四字。

53 廷辱之——在朝廷大众面前侮辱他。 使其毁不用——毁：说人坏话。《汉书》于此作：“君众辱之，后虽恶君，上不复信。”泂川引冈白驹曰：“于廷辱之，帝知其有隙，赵虽毁君，疑而不入也。”按：袁氏一门皆深通此保己倾人之术。

54 参乘——陪侍皇帝同乘一辆车，既示优宠，亦做警卫之用。

55 共六尺舆——谓同乘一辆车。六尺舆：六尺宽的车厢。王先谦引《隋书·礼仪志》云：“汉室制度，以雕玉为之，方径六尺。”又引《通典》云：“秦以辇为君之乘，汉因之。以雕玉为之，方径六尺。或使人挽之，或驾车下马。”

56 奈何——怎么能。 刀锯余人——指赵同是受过阉割的宦官。《报任安书》云：“如今朝廷虽乏人，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？”用语相同。凌稚隆引刘梦松曰：“袁丝谏赵同参乘，伟矣。然谏则是，而谏之心则非。夫人臣事君，不蓄私忿，不怀旧怨，盎之恶谈，乃由于素不相能，惧同子近幸，日夜譖毁，暴其过恶。此所谓因忠以求名，乘私以快忿者也。”

57 下赵同——令赵同下车。

58 霸陵——汉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，在今西安市灞桥区之

毛窑院村,位于灞河西岸白鹿原北坡形似方锥的凤凰嘴。因其山,斩原为冢,凿洞为玄宫,就其水名为陵号。汉代皇帝从其即位的第二年即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。汉文帝视察自己陵墓工地的事还见于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。欲西驰下峻坂——想从陵墓顶处的高坡上驰车而下。按:文帝的霸陵不是由平地堆土而成,而是凿洞于一个山坡上,所以其陵墓顶处可以很高。

59 并车挽轡(pèi)——傍着文帝的车子,紧紧拉住文帝车前诸马的缰绳。并:通“傍”,靠着。轡:勒马的嚼子与缰绳。

60 将军怯邪——袁将军你怕了么?因袁盎当时为中郎将,故文帝称之为“将军”。怯:胆小,害怕。

61 千金之子——豪富人家的孩子。千金:汉代称黄金一斤曰“一金”,“一金”可抵铜钱一万枚。坐不垂堂——不坐在屋檐下。《索隐》引张揖曰:“恐檐瓦坠,中人。”也有称“垂堂”为殿边者,《说文》云:“堂,殿也。”师古曰:“谓坐殿外边,恐坠堕也。”

62 百金之子——普通富人家的孩子。不骑衡——不倚楼上的栏杆。《集解》引如淳曰:“骑,倚也。衡,楼殿边栏楯也。”也有人说“衡”是指车辕前面的横木,似与此处意思不合。

63 乘危徼(yǎo)幸——到危险的地方去希求幸运。乘:登。徼:求。

64 六骅——六匹马拉着的车子,皇帝的车子用六马。王先谦引沈钦韩云:《宋书·礼志》《逸礼·王度记》曰:“天子驾六飞,谓飞黄也。”按《汉书》作“六飞”,与“六骅”同。骅:也叫“骖”,即边马,这里即泛指马。

65 自轻——指不爱护身体、生命。奈高庙、太后何——意谓倘若有个好歹,怎么向死去的父亲和堂上的老母交代呢?高庙:刘邦的寝庙,这里即指刘邦。太后:指文帝的母亲薄太后。泂川曰:“司马相如《谏猎书》,盖敷衍此数语。”

66 上林——即上林苑,秦汉时代的皇家猎场,旧址在今西安

市西南，地有数县之广。 皇后——姓窦，景帝的生母，其传奇式的经历见《外戚世家》。 慎夫人——文帝的宠妃，其人又见于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。

67 禁中——宫廷内。 同席坐——同坐一张席子。汉时的习俗不坐椅子，都坐在垫子上，与今日本之习惯同。

68 及坐，郎署长布席——郎署长：官名，负责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。何焯曰：“郎署长亦从幸上林，职司布席耳。”布席：指布置得和在宫中一样。王先谦据《群书治要》《汉纪》《资治通鉴》之引《史记》皆作“及坐郎署”，无“长布席”三字，以为“长布席”三字衍。师古引苏林曰：“郎署，上林中直卫之署。”

69 引却慎夫人坐——将慎夫人的座位向后拉了一点，使其与皇后分出等级。

70 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——文帝也生气地站起身来，回宫了。按：《汉书》无“入禁中”三字，似乎更合情理，因为这是在上林苑。

71 立后——确立皇后。 妾主——小老婆与正妻之间。旧时小老婆称正妻为“家主”，二者之间的地位悬殊。

72 适所以失尊卑——适：正好，只能。

73 陛下所以为慎夫人——您现在对待慎夫人的这些做法，指妻妾无别。

74 人彘——指刘邦的宠妃戚夫人，因受宠，几乎夺嫡。刘邦死后，被吕后断去四肢，抛入厕所，称为“人彘”。详见《吕后本纪》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曰：“樊哙谏高帝曰：‘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’袁盎谏文帝曰：‘独不见人彘乎？’以近事为鉴，则其言易入也。”凌稚隆引凌约言曰：“先以‘引大体，慷慨’提起，后紧接谏帝下赵同，谏帝驰峻坂，谏帝却慎夫人坐，历历证之，皆根‘引大体，慷慨’一句来。”

75 居中——在朝廷内任职。 陇西都尉——陇西郡的武官。陇西郡的郡治狄道，即今甘肃临洮县。

76 齐相——齐王之相，齐国的都城临淄，在今山东淄博市之

临菑城北。此时的齐王为刘肥之子刘将闾，前 164—前 154 年在位。

77 徙为吴相——改任为吴王刘濞之相。刘濞为刘邦之侄，刘邦次兄刘仲之子。前 196 年荆王刘交被黥布叛军所灭，于是刘邦改其国号曰吴，封刘濞为王。国都广陵，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。袁盎为吴相的具体年月不详，大体在文帝末年。

78 吴王骄日久——刘濞早在惠帝、吕后时就富强骄奢；至文帝时，因其子被文帝太子所杀，刘濞开始对朝廷不满，文帝则对刘濞一再迁就。 国多奸——吴国的官吏多土匪习性，而且招引了许多其他地区的不逞之徒聚于吴国。

79 苟欲劾(hé)治——如果你要用法律整治他们。劾治：犹今之所谓查办。 上书告君——上书皇帝对你进行诬告。

80 君能日饮，毋何——大意谓你就每天只管喝酒，别的什么都不要管。师古曰：“无何，言更无余事。”杨树达解“无何”为“不足忧”，以为这几句的意思是“南方卑湿，如能日饮，酒可御湿，则亦不足忧也。此三句为一事，属于养生者也；说王毋反为又一事，属于政治者也。”统观前后文，似仍以师古说为是，杨说录以备考。

时说王(曰)毋反而已——只要时不时地劝告着吴王不要造反就行了。句中“曰”字疑衍，《汉书》无。

81 如此幸得脱——这样你就能侥幸苟全性命。

82 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厚遇盎——按：袁盎这种行为能够算是一个正派人么？杨树达曰：“《季布传》云：‘季心尝杀人，亡吴，从袁丝匿，长事盎。’盖在此时。”

83 告归——请假回家(安陵)。 申屠嘉——刘邦时的功臣，文帝后元二年(前 162)由御史大夫升任丞相，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僚，事迹见《张丞相列传》。

84 上谒——让守门人送入名片。谒：犹今之所谓名片。师古曰：“若今通姓名也。”

85 请问——请求给个空隙，意即让他人走开。

86 使君所言公事——使：假如。 之曹——到丞相的下属主管部门。王先谦曰：“往掾史治事之所也。” 长史掾——长史与各曹的主管官员。长史：丞相手下的诸史之长，秩千石。 吾且奏之——我将如实地替你向皇帝上奏。

87 即私邪——如果要说的是私人事情嘛。即：若。邪：同“耶”，语词。 吾不受私语——不接受任何私人请托。按：《张丞相列传》中曾说申屠嘉“为人廉直，不受私谒”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88 即跪说曰——就在地上跪着说。按：梁玉绳曰：“《汉书》作‘起说’，是，与上‘跪曰’对。”

89 自度孰与陈平、绛侯——自己估量着与陈平、周勃相比，谁高谁低？陈平：刘邦的开国谋臣，以功封曲逆侯。后又与周勃等诛灭吕氏，官居丞相，死于文帝二年，见《陈丞相世家》。

90 君即自谓不如——“即”字通“既”，“不如”下有省略。全文应作“君既自谓不如，则不应待人如此倨傲”。

91 为将相——周勃在刘邦晚年与吕后时期两度为太尉，陈平自惠帝末至吕后时期一直任丞相。

92 诛诸吕，存刘氏——剪除吕氏的祸患，使刘家的帝统得以继续。

93 材官蹶张——军旅中一种特种兵的名号。材官指魁梧多力者，蹶张指能踏开强弩。 迁为队率——升为一个小队长。队率：管五十个人的小队长。王先谦引沈钦韩曰：“《通典》司马穰且曰：‘十伍为队。’” 淮阳守——淮阳郡的郡守，淮阳郡的郡治即今河南淮阳县。

94 郎官——皇帝身边的侍从人员，包括中郎、侍郎、郎中等。 止辇受其言——停下车来接过郎官所呈的书疏。按：也未必不能理解为停下车来听他们讲话。辇：帝王乘坐的小车，或用人挽，或用小马拉。杨树达曰：“此当于‘受’字断句，‘受’谓受郎官所上之